

角色切换的“两府街”

彭庆东

府东街和府西街是太原老城的主干道之一，为方便姑且称其为“两府街”。“府”指的是山西省人民政府（今已辟为山西晋商博物院），而省政府所在地是明清两代巡抚衙门的旧址，民国时军阀阎锡山的督军府也在这里。可以说历经600余年，虽然风云变幻，但是一省的行政中心位置却从未变动过。

“两府街”以解放路为界，西边称府西街，东边称府东街。府东街的前世，得从明代的“府治”说起。《永乐大典·太原府·官署》中记载：“太原府署，在旧新寺街。”可见，明初太原府署衙门建于新寺街。另据《阳城县志》记载，新寺街大体位置在今府东街与解放路十字路口的西北方。

明宣德三年（1428）实行“巡抚治管”，朝廷新设“巡抚”一职，山西巡抚衙门地址便设在太原府署以东的鼓楼社，也就是原省政府院内，一直到清代延续不变。巡抚署前的街道叫“院门口”，东段叫“道门前”“龙王庙街”。民国年间，山西都督府成立，以此为中心，府前道路东段称都督东街，西段称都督西街。

太原解放后，从解放路一直向东延伸，先后将都督东西街、道门前及大东门街并入展拓，直至五一路，统称为府东街，现在府东街已打通到建设北路，东延已越过东峰路。

明清时期，这条街上有山西巡抚署、布政使司、冀宁道尹衙门以及龙王庙等。民国以后，除山西都督府、山西省政府及太原绥靖公署等首脑机关外，还有山西省建设厅、晋绥财产整理处、山西省清乡督办公署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以及华闻晚报社、大同通讯社等等，都在这条街上，这是一条以官署为主的“署衙街”。

府西街的历史更早于府东街。府西街在清末时叫“灰市街”，但在金代中期，它也是一条地道的“署衙街”。街的东头设有“阳曲县衙”，故址在原太原市中药材公司中药厂旧址。当时这条街以县衙得名，叫作“县前街”。据《阳城县志》等有关史料记载，县衙的东侧是粮秣库、驿站，西侧是典史署、捕快房，东西长不过百米，但路北边的槐树透着肃穆，路南则是一片简易破旧的平民瓦舍。

随着明代“府治”的推广，洪武年间废冀宁路改

置太原府，府衙建在县衙东面。于是县前街以三桥街南口为界，西边仍为前街，东边改名为“府前街”，俗称“府门口”。街容也大大壮观于早先的县前街，路北街面上的官府、学堂、寺庙、亭阁等鳞次栉比，太原府衙、阳曲县衙、文庙、府学、县学、黑虎财神庙等门楼牌坊一座接着一座，什么“熙朝毓秀坊”“龙光宠锡坊”“湛恩汪岁坊”“三晋首邑坊”……不一而足。

惜乎，1892年的一场洪水淹没了太原西半城，文庙因水患迁址，府学和县学坍塌废毁。水灾过后，府前街成为太原城的建房材料交易市场，土木砖石、泥沙石灰等物资均在此流通交易。人们遂把曾经显赫多年的府前街称作“灰市儿”，街名亦顺口喊成“灰市街”。

1931年，山西督军阎锡山因灰市街街名欠雅，又坐落于督军府西侧，遂更名为“府西街”。1958年，解放路打通后，将县前街、府西街及灰市街等统称为“府西街”。此后，府西街不断向西延伸。直至汾河东岸，路面也由坑洼不平的土道变为笔直平坦的柏油路面。“两府街”雏形已成。

我对“两府街”的认识，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小学时光。每天早上，我都会背着书包路过府东街上的山西纺织厂门前，过马路走进五一小学校。那时，“两府街”两侧的小街小巷仍是坑坑洼洼的土路，宛如大树上生出来的卷曲别扭的细枝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坐落于府东街中段的山西省眼科医院门诊大楼正在筹建中，这是府东街较早的高层建筑。恰逢我为单位做城市建设宣传杂志，于是携一架老式的胶片相机，登上了工地的卷扬机，上升到最高层，镜头向西拍摄下了一组照片。从照片中可见，虽然“两府街”双向四车道，街上车水马龙，行人不断，但府西街的路北侧也仅有金融大厦等三四座高层建筑，大多十几层高。

如今的“两府街”，早已是太原城的繁华主干道。虽然行政中心的功能悄然转移，但经济中心的气象势头不减：商务大厦、金融大厦、国贸大厦……几十座星级酒店和写字楼鳞次栉比。角色的切换，见证了“两府街”的变迁。它像一座时间的舞台，带着前世的记忆，演绎着今生的繁华。或许若干年后，它还会变样，续写太原城的辉煌壮丽。



平遥碗脱则

马中命

平遥有三宝：牛肉，碗脱则，长山药。今天讲讲其中一宝——平遥碗脱则的故事。

碗脱则又称碗脱儿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我的故乡，一副扁担挑子就是一个碗脱儿的小吃摊子。扁担挑子两头的箩筐里，碗口对扣碗口装得满满的。卖碗脱儿的大叔在村口一吆喝，就招来一圈人等着吃。这时，大叔从筐里拿出上面的一个碗，碗是浅底阔口的粗陶瓷碗，碗里是浅青白色的碗脱儿。他用一把小刀，快速将碗脱儿划成扁扁的菱形小块，再拿刀尖插在碗脱儿与碗的粘接处沿碗一转，碗脱儿与碗就剥离开来了。接着，往碗里浇上醋、盐、姜面和蒜泥配成的料汁，再撒上芝麻面，最后拿一根一头削尖的短而细的筷子往碗里一扎，就可以开吃了。用那根筷子将碗脱儿挑起来送到嘴里，那是什么滋味呢？细嫩、滑软、筋绵、清香、爽口，有淡淡的荞麦面特有的味道。

碗脱儿分肉素两种。上面说的是素碗脱，肉碗脱则是在碗脱儿上层粘些碎肉粒，价格稍贵。还有一种牛肉碗脱，是碗脱儿中的上品，价格也较高。那是把汤汁换成牛肉汤，上面再盖几片卤牛肉。但我最爱的还是醋蒜汤汁的荞面碗脱儿，光是闻到醋蒜姜末汤汁的味道，口水就要流下来了。

家乡人十分讲究制作碗脱儿的传统工艺。第一道工序，要把荞麦去皮，加水拌湿泡一昼夜，让水慢慢渗透，然后再加点水，用拳头不断地擀，边擀边加水，擀到没有颗粒物了，成硬面团了，停一小时，继续加水再擀，直擀到面团成糊汤，再用细筛滤一遍，除去细渣，加水调到稀稠适中。这道工序的关键是适当加水和不停地擀。第二道工序是把调好的荞面糊装在一个个瓷碗中，再放入大锅里用大火蒸，其间还得揭开锅盖搅三次，防止荞面糊沉淀。每道工序都要按照标准，做到刚刚好。现在也有人直接用加工好的荞面粉，加水成糊，倒碗里蒸，还有人用白面代替荞面，干脆熬成糊装碗了事。少了工序，变了材料，口感和口味就差多了。

我怀念故乡荞面碗脱则最传统的味道。追寻一种味道，何尝不是追寻一种乡情呢。



今日府西街

简易有效的民间疗法

刘印军

过去，人们的生活条件不好，缺医少药，大同的普通人家有病多采取土法医治，他们凭着传承来的民间疗法，掌握了与疾病斗争的武器。

一是望、闻、问、切。

望、闻、问、切是中医的诊断方法，是医生收集和了解病人体征的手段。其实，这些方法和手段都是从民间经验总结出来的。比如，小孩是否有病，有经验的老人用手摸摸孩子的脑门、手、胸口、脸蛋，就知道是否发烧；也有的看看舌头、闻闻气味、摸摸脉搏、看看嘴唇，就能判断个大概。

大同民间有“男怕穿靴，女怕戴帽”的谚语，是说如果看到男性病人脚肿如穿靴、女性病人头肿如戴帽，那就很危险。望、闻、问、切的方法也用于对牲畜的诊断，当然与人有所不同。

二是针刺与推拿。

针刺即针刺放血，大同民间称“扎霍乱子”，其法普遍流行于有老人的家庭。家中如有人发烧发热，感冒着凉，大同人称“冷阴霍乱子”，若受热感冒，则叫“热接霍乱子”。有经验的老人会用缝衣针在病人的手指甲两侧（少商等穴）点刺，十指均扎两针，扎时先刷手臂，掬血而扎，挤出一点黑血（如无病，血则鲜红），病情很快就会好转。小孩被扎后，习俗是把指血抹在扫炕扫帚的把上，把它放在家门道口，意即让风把病吹走，以求小孩早日痊愈。如果是头疼，则在两眉中间（印堂穴）点刺一下，亦可减轻。

推拿是大同民间广泛采用的土疗之法。如揉太阳穴止头痛，掐印堂穴祛风邪，指甲掐人中通鼻息等，若心口烧痛难耐是“攻心霍乱子”或“交肠痧”，则需手蘸水打腿弯子，非常疼，病人疼得连哭带叫，满炕打滚，可用不了一阵病就好了。

三是刮痧与拔火罐。

刮痧也是民间流行的一种简易疗法，适用于夏秋季因中暑或感秽浊而致的头眩、胸闷、恶心、肢麻、吐泻等症。其方法是用光边瓷器（或光边铜线）蘸香油轻刮颈项、胸背、肋间等处，刮至皮肤呈红黑色为度。如上述的“霍乱子”，还可用蘸水刮或揪“后燕窝儿”（即颈扣处），用木梳蘸水刮脊背，胸脯憋痛也是刮前胸。

拔火罐也很常用。找一大小适中的小罐或玻璃瓶，点燃棉球或纸片，有时就把燃烧着的火柴梗扔到罐中，再扣放到患者不适的部位，利用热气形成的负压，罐子紧紧地吸附在皮肤上，将秽浊之气吸出。主要用于风湿痛、腰背肌肉劳损、头痛、腹痛、哮喘等症，与针刺配合施治，效果更佳。如头痛，针刺后，在鬓角或眉头上“打火罐”就比单独一种疗法见效快。

土方医疗，见证着老大同人的生存智慧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